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nse, intricate pattern of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and yellow. In the upper center, there is a photograph of three women. The woman on the left wears glasses and a dark turtleneck under a patterned vest. The woman in the middle has her hair pulled back and wears a similar patterned vest over a light-colored top. The woman on the right has her hair down and wears a striped shirt under a patterned vest. They are all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slight smiles.

王氏三姐妹 的 天空和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葳 王菲 王蕤 著

天空和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梦

王葳 王菲 王蕤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000 插页 4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000 册

ISBN 7-5039-1512-9/I·662

定 价:15.00 元



快乐的一家人



“特定年代”的王薇、王菲和父母



穿旗袍很能体现王葳的性格



王葳在试弹日本箏



王葳在日本真冈市菊地市长办公室



王葳即使穿和服也不像日本人，因为她的眼神不是日本女人的



王菲1993年荣获“巴尔的摩荣誉市民”称号



最具音乐才华的王菲在吹箫



王菲身着晚礼服



王菲像韩国人吗?



王蕤1993年去美国留学。
这是她在美国大峡谷

王蕤过把太后瘾



王蕤在广西北海执导专题片

王蕤和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梦》序

陆瑶霜

你知道吗？在中国有这样三姐妹：她们不光是当今新闻界正走红的记者三姐妹，而且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方面也有一定建树，被报道誉为中国的“勃朗特三姐妹”。

她们用女性的细腻浪漫的笔触来描写社会、自然。三人各有其特点：王葳的唯美、神秘；王菲的浪漫、洒脱；王蕤的理性、热烈，她们的故事、才华、个性使她们拥有许许多多读者，来信近万封。国内外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介绍过年轻的三姐妹。

王葳被称为“王古代”，王菲被称为“王现代”，王蕤被称为“王未来”。在通俗如此盛行的今天，她们仍保留着心灵古朴、典雅的一面。她们在古琴与古筝的演奏、研究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王蕤的美术作品还在国外展览。

我最早认识王氏三姐妹是在报刊上，这三个女孩在新闻界很是有些名气，每个人都有一批崇拜者。听说三姐妹打算合出一本书，书还未出就已收到不少读者的汇款，我对她们不由产生了兴趣。

这是个古典的充满书香味的家庭。紫檀色的旧式家具，高可及顶的一排大书柜，墙上挂着国画，从琴房里飘出幽幽古琴声——原来是王葳正在弹奏。她穿着真丝古妆，配上身后的画着她们三姐妹的漆画，幽静古典。我不禁叹息，这样的环境，就该造就这般的

的女孩，也只有这样的背景才和谐呀！遗憾的是我没见到王菲和王蓁——王菲出外采访，王蓁去美国留学了。

王蓁厚道，对人实诚；王菲娇气，是家中公主；王蓁聪明过人，人小心大。这是三姐妹的母亲对女儿的评价。

她们的人物专访常常带有浓厚的感观色彩。王蓁在《难忘童安格》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是来采访他的，却没有问什么。这是一次无言的访问。我怕我的插言会破坏自己流淌的思绪。我选了一个离他稍远的座位，这样我就可以在一旁看着他，静静听他讲了……”

她们被美国著名的《波士顿环球报》政治评论员迈克·肯尼称为 Charlotte(王蓁) Emily(王菲) Anny(王蓁)，和英国著名的勃朗特文学三姐妹同名，意为中国的勃朗特三姐妹。

我看着著名人物造型师王小宁为她们拍的照片。她们穿着故乡陕西的红袄，笑得很有趣。王蓁咧着嘴笑，王菲半咧着嘴笑，王蓁闭着嘴笑，从笑里也能看出她们不同的性格吧。

一 王蓁——古典的女孩

“现代社会还有古典女孩吗？特别少有，可王蓁就是。”一位男记者这样形容王蓁。

我和王蓁经常在各种活动上见面，她从不跳舞也不唱歌，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我感觉她是个传统的幽静的女孩，或许这样的人一时不好接近。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可夸耀的。”王蓁说。

“那我们随便聊聊吧。”我换了个话题，王蓁点点头。

我读过王蓁的文章，知道她喜欢古典文学、古乐昆曲、古董古建筑……很多带古字的，便和她聊起她文章中提到的纳兰性德，聊

起尼采的超人哲学，聊起美国影星理查·基尔、西班牙王子，又从法国香水聊到李后主发明的帐中香。她领我看她的收藏——砖头、砚台、玩具、服饰……这种女孩子的爱好让我们一下接近。王葳给我讲每一件藏品的来历，“我喜欢发现。这片化石虽然不太珍贵，但它是我去农村时，在人家倒弃的筐里找到的。这块砖头是同事出差时带回来的，说是旧长城上的。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愿相信它是真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衣服还有古代衣服尽管穿不出去，可我愿意收藏。穿上这些衣服再弹古琴，我感觉就像回到遥远的古代，我和我神往的古人交流”。王葳一点也不迂腐木讷，她的内心世界丰富又纤细。

王葳幼年是个特别好看的小娃娃，健康自然的微笑，眼睛带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思。“她的照片是照相馆的展品。”她妈妈很自豪地告诉我。

王葳小学是在北京校尉小学上的（那里现在成了王府饭店的一部分）。她的班主任汪老师至今还记得这位学生和别的学生不太一样，特别爱看书。王葳一个下午就可以读几本长篇小说，还能讲出故事情节。王葳喜欢看古装戏曲电影《红楼梦》、《碧玉簪》、《追鱼》、《游园惊梦》。她和同学画古人，学古诗。小小年纪就会背诵《长恨歌》、《琵琶行》等几百首诗词。她偷偷给我看她十几岁时的旧体诗词与唱词。“春心也共花飘零，不解为谁憔悴为谁生？”“怕魂飞，更筹细数；正肠断，欲哭无泪。”还挺有味道的。

王葳没想学文科，她的理想是当中国第一个女宇航员，驾驶太空飞船上宇宙。

她的命运是这样转变的。有一天，她随父亲去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家，那绿窗灰瓦的四合院，那铺花的石子路，那茂盛的石榴树，那窜来跳去的群猫，那谦和慈祥的老人以及从日式推拉门内传出的溥老的夫人嵯峨浩轻柔的日本话，都给她留下了深深的

印象。看着面前挥毫的貌似平凡的溥杰老人，王葳想起了她小学时读过的一本书《我的前半生》，溥仪在书里记载了和弟弟捉迷藏的趣事。

回家后，王葳带着这种感觉很快写出了一篇专访，没想到顺利发表在当时的一家畅销杂志《法律与生活》上。她写作的兴趣一下被激发。

问她大学为什么学戏曲编剧，王葳说：“当我第一次看越剧电影《红楼梦》，那优美的唱词、委婉的旋律、华丽的布景、典雅的服饰给一个孩子深深的震撼，尤其是徐玉兰、王文娟完美的表演，令我久久沉浸在美的世界里。我想，有一天我也要为我爱的徐玉兰、王文娟写一出戏。我考大学那年，中国戏曲学院编剧系（后改戏文系）第一次向全国招生，凭着广播里给的戏曲知识，我竟然考中。”当她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毕业时，她仰慕的二位大师已离开舞台。在王葳的心里，她们永远是年轻的。

王葳从小爱听广播，毕业后到了中央电台文艺部做“广播剧和小说连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她以为：“广播是真正的美人，你可以欣赏她美丽的声音，却永远见不到，只在想象中。”

这个自小喜欢读《红楼梦》、《纳兰词》的女孩子有一个梦想，就是成立纳兰性德研究基金会，投资拍摄一部纳兰性德的电影。“……只是我还没发现有哪个演员能演高贵完美的纳兰。”最近她联络了纳兰性德的研究者，发起了北京纳兰性德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王葳还有一个愿望，她想和志同道合的几位女记者一起做些社会福利方面的事，比如资助正派聪明的农村女孩，尽管她也不富有。“这个世界让我感动的是普通人。我自己也是最普通的，常常感觉自己的微弱，想寻求可靠的保护，但碍于自尊不愿求人，不愿流露脆弱。我想，很多女孩也像我这样。我想，与其寻求保护不如

保护别人。对我来说不过是少吃几次比萨饼，少买几件时装，少打几次面的，对她们来说能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呢。”

“为什么只资助女孩？重女轻男？”我好奇地问。

“我觉得中国的妇女要想奋斗出成绩很不易，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女人的命运很苦。女人的母性让她们坚韧、宽容。越文明的地方越文明的人就越尊重女性。其实中国的女人品质才能比男人优秀。”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女性，你才对女性赞美？”我开玩笑。

“可能古典的东西看多了，我比较传统。我的性格适合和同性、适合与正派的人做朋友。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出类拔萃的女性。一个是在日本的画家李焱，一个是福建女作家楚楚。只有女人才读懂女人的细腻。”

“我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幻想才是我的。我想要的不仅是成功，而是我的梦。”王葳如是说。

二 王菲——王现代

经常看到王菲的文章，也经常听别人提到王菲，在我的印象里她该是一位思维敏捷、聪明伶俐、才华横溢且风头很健的女孩子。然而几次去她家采访都与她失之交臂，神秘的王菲、姗姗来迟的王菲，出于女性的自卫心理，我宁愿把她想象的丑一点、平常一些，像许多知识女性一样生活中不讲究，或许我的内心会有一丝平衡的满足。

当她实实在在站在我的面前，却容不得我内心的平衡，那天我去参加由她策划并主持的一次活动，王菲很有大牌主持人的风采，热情大方、八面玲珑、周到得体地接待着每一位来宾，她身着考究的黑丝绒镶金珠的晚礼服，挽着一头长发，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光彩。我不能不佩服她、羡慕她，甚至有点“嫉妒”她，她拥有女孩灿

烂的一切，虽然这已是我潜意识里的预感。她的才情、她的风度、她的容貌使我这个爱挑剔的人都无法挑剔，在她面前我这个自我感觉也曾良好的人有时也缺少自信。

当与王菲啃着苹果面对面坐着聊天时，却发现她原来是一位善解人意、为人真诚平易、无拘无束甚至有点小孩子脾气的女孩。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谈人生谈理想谈吃喝甚至谈女孩的秘密，不一会儿就有一见如故之感。

王菲是一个喜欢大俗大雅的人。喜欢夜深人静焚香净手弹古琴古筝；喜欢独自一个在家唱昆曲读古书写文章一个星期可以不下楼；喜欢去白云观聆听道长谈经论，渴望能找到一份不同于都市生活的平和与淡泊之氛围；喜欢独自徘徊于故宫的旧城墙边，感受夕阳西下的美丽，此时的王菲真有点古代女子的乖巧与娴静然而王菲又喜欢女孩的一切嗜好，喜欢漫无目标地逛商店，虽然经常是空手而归，但“逛”本身体现了很大的乐趣；喜欢吃零食，尤甚冰激凌，去年夏天北京刚一流行和路雪，她就从小牛奶一直吃到了梦龙，然后就是每天一个可爱多，曾几何时，在糖炒栗子的季节，下班后她每天都要与好友一边吃糖炒栗子一边逛路边的小摊儿；她还喜欢踩缝纫机做衣服与织毛衣，每当她向别人展示她的作品时，别人总是很惊奇的样子。宁愿相信是出自他人之手；她也很能睡懒觉，每逢大礼拜，她总要睡个昏天黑地，中午 12 点之前给她打电话，她总是睡眠惺忪的声音，此时的王菲像个顽皮的小孩子；如果兴致一来王菲玩起来也很疯，偶尔与友人打保龄球、唱卡拉 OK、蹦迪半夜三更才回来，此时的王菲身上焕发着现代女孩的青春活力，再也找不到那种带有忧郁、古典的情调了。

跟王菲在一起，如果不是别人主动问起，她是不会讲她曾荣获首届大学生艺术节一等奖，她访问美国期间曾被州长授予巴尔的摩荣誉市民等众多的荣誉以及众多读者的来信，还有即将启程应

日本一个市的市长邀请访问日本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这些,她会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似乎这一切都跟她无关似的。

但她会津津乐道地给你讲她当老师的经历,她在上大学期间曾受朋友之邀给小学生代过一学期的作文课,王菲的课博得学校、家长、学生的一片赞扬。这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从来没听过这么吸引人的课,枯燥的作文课跟讲故事似的,一节课下来,孩子们笑得肚子都疼了。王菲特能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学生们喊她“王老师”、“王先生”、“王阿姨”、“王姐姐”的都有,他们在作文里向王菲倾吐秘密、苦恼与幻想。王菲也非常喜欢这段当老师的经历,从这群可爱的孩子身上她捕捉到了平日难以发现的闪光点,从中获得不少灵感。“如果以后我有钱了,我真想办个幼儿园。”王菲极其认真地对我说。她不太精于人情事故,也不擅于为人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常会感到智慧的痛苦,只有与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她才是最无忧无虑的。

王菲喜欢黑白黄三种颜色,在她看来黑色颇具神秘色彩,白色洁白无瑕,而黄色最具贵族之气。王菲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茨威格,其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百看不厌,常常是睡觉前听着耳机里的古琴曲,躺在被窝里看这篇小说,每读一次她都会有新的感受,并且激动不已。

王菲感兴趣的事常常很特殊,小时候她的理想是当间谍,并且疯狂地想,以至多年来夜里常重复一个主题:不是她追杀别人,就是别人追杀她,然而她脸上长有一颗痣,这个明显的标志使她的间谍梦破灭了。现在她又感兴趣研究作家艺术家多爱自杀的问题。

王菲的写作风格是擅长用轻淡之笔写琐碎之事抒真挚之情。亲情、友情、爱情是她的写作主题。王菲是个对家庭很依赖,对父母很孝顺的孩子,每每出门不管多么不方便,她都要想方设法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在外面她是个人小鬼大有主意的人,而在妈

妈身边却是个很没有主意的孩子，事事都得让妈妈作主，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口头禅：“我妈说，我妈说……”这总是别人取笑她的话柄，但她也不以为然，遇到事情还是让妈作主。

王菲是个重感情的人，在她看来朋友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名誉、地位也许只是过眼云烟，得与失或许只在旦夕之间，而朋友才是感情一点一滴积淀而成的永恒。因此她特别珍惜友情，她至今仍保留着朋友写给她的所有信。

王菲说她没有多大雄心，但她要努力地做好每件事情，尽她所能，为的是不枉为人女，不枉为人友。

三 王蕤——王未来

有关王蕤的报道很多，三姐妹中我最早知道的是王蕤。

我的妹妹很骄傲，可她整天说王蕤。我奇怪了：这个王蕤是谁？妹妹说：是我们学生的记者。她给我看她剪贴的王蕤的文章，我一看，现在中学生可了不得了，小小年纪就写出如此大气的文章。

我知道了王蕤是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社长——在当时能考上学通社令中学生羡慕不已，社长更是学生“大官”了。我还知道王蕤获得北京十大希望之星（这是给中学生的最高荣誉，由团市委组织评选北京最优秀的学生）等数不清的荣誉称号，出过两本个人专集，在学生中极畅销，再版多次仍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还是中学生的她就加入了北京市作家协会。

如果说，上帝将他的钟爱独独垂青在这个女孩身上，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蕤不仅文章写得好，画画得好，学习成绩也好。小学时，无论考试还是竞赛，她都是全年级第一名，作为全校唯一的名额被保送到区重点中学日坛中学。中考她不愿再被保送，她要以成绩来说明自己的能力。结果她以596的高分（满分600）考入北京市著名的二中。她取得的成就还在二中校史上留下了一笔。

年轻的王蕤走着一条辉煌的路。

使王蕤难忘的不是她取得的荣誉，而是她无法改变她看到的贫穷。她去边远山区，那里一个家徒四壁的女孩把她最珍贵的铜手镯赠给了王蕤，王蕤能回报的只是身上带的雀巢咖啡。女孩不习惯，以为是中药。在贵州，王蕤见到一对老夫妻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男孩。那老夫妻实在没有经济力量再抚养了，王蕤曾想把那襁褓中的男孩带回北京，可她毕竟还是一个中学生呵。回到北京，王蕤还常常念叨，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婴儿。

1994年3月，王蕤去了美国，在这之前，她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记者，在国际上发出强大的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她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孩。现在就读于全美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所学校是当年全美排行第一的大学，排在哈佛之前。她的英文文章曾多次在美国报纸上刊登，演讲也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她的写作令老师惊叹：你是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外国人。《艺术家》杂志还介绍了王蕤的绘画。当然，她念念不忘她的古筝。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她在圣何塞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三场个人古筝演奏会，太平洋湾区摇滚乐队邀请她加盟。课余，她兼任美联社采访员、圣何塞 AJEX 诗人俱乐部成员，参加州长竞选活动。

王蕤在美国后仍收到来自国内的读者的信，他们都在关心王蕤的近况，希望看到王蕤的新作品。可以告慰读者的是，王蕤并未因繁忙的课程而放弃写作。她写她在美国的生活，她眼中的美国社会，她还在创作小说。

王蕤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她想吃妈妈做的饭，想念和姐姐在一起的争论，想念给予她帮助过的人。小毛丫头王蕤成熟了，她甚至学会了给自己做饭。

三姐妹的母亲楼阿姨是我见过的最贤妻良母的女性，她脸上和蔼可亲的微笑让客人没有拘束感。“我妈妈总说做人行善。她对困境中的弱者从来都是平等相待。我妈妈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三个，可惜她生不逢时，出身不好，年纪轻轻就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妈妈从不干涉我们的爱好兴趣，总是尽量满足。她的脑子很能接受新鲜事物，还是个老追星族，她喜欢的明星是郑少秋、刘德凯。现在她退休了还学国画，还想卖画资助我们做文化事业呢。前年，我妈妈做了胆囊手术，她是累病的。我觉得自己的幸福就是为了让妈妈幸福。”王蕤的话中透着对母亲的爱和依赖。

最早发现王氏三姐妹的是《女友》杂志社的王维钧社长，他发现了王蕤的文章，又得知王蕤原来就是王蕤的姐姐。他觉得这三姐妹有特点，她们的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好母亲。他亲自采访，又组织《女友》记者来抢新闻。

下一步你们做什么？

王蕤在写长篇小说。题目是《甜蜜的折磨》，据她说这是她满意的作品。她还应少年读者之邀，写纳兰性德的故事。“我收到许多的来信，鼓励我写下去。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纳兰感兴趣。”

王菲吗，她近期没有任何打算，只想静下心来好好调整充实一下自己。她也许会改行，说不准做其它工作也许比记者更出色。

最令王蕤高兴的是她在美国申请入中国作协，顺利地获批准，她只有 22 岁，是当年入会中最年轻的。在圣诞抽奖中她摸到第二，获得了一台彩电和一台字幕机。看来人有运气在哪里都会有运气。最近她的两首英文诗歌在全校比赛上一首获第二，一首获第三。她还没毕业美国几间大公司就向她发出邀请，至于选哪一间她在考虑，有一点可以肯定，她要用实力证明中国是优秀的。

明天，她们会怎样？让我们等待她们的明天。